

2009年8月

第8期

第 60 卷

10 kW_{th}级串行流化床中木屑化学链燃烧试验

吴家桦,沈来宏,肖 军,王 雷,郝建刚 (东南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,江苏南京 210096)

摘要:设计并建立了 10 kW_{th}级申行流化床化学链燃烧反应器系统,以 NiO/Al₂O₃ 为载氧体,在该系统上进行生物质(松木木屑)化学链燃烧分离 CO₂ 的试验研究,探讨了燃料反应器温度 T、水蒸气/生物质比率 S/B 对两个反应器(空气反应器和燃料反应器)气体产物组成以及燃烧效率的影响。试验结果表明,燃料反应器温度是影响生物质化学链燃烧过程的重要因素,随着温度的升高,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₂ 浓度不断上升,CH₄ 浓度显著降低,CO 浓度先升高而后迅速下降;较高的反应器温度有助于燃烧效率的提高。随着 S/B 的增加,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 和 CH₄ 浓度均会增大,CO₂ 浓度以及燃烧效率有所降低。在 100 h 的连续试验过程中,采用共沉淀法制备的 NiO/Al₂O₃ 载氧体展现出良好的氧化-还原性能和较强的持续循环能力,是生物质化学链燃烧理想的载氧体。

关键词:化学链燃烧;串行流化床;载氧体;生物质;CO₂分离 中图分类号:TQ 546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0438-1157(2009)08-2080-09

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sawdust in a 10 kW_{th}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

WU Jiahua, SHEN Laihong, XIAO Jun, WANG Lei, HAO Jiangang

(Institute of Thermal Engineering, Southeast University, Nanjing 210096, Jiangsu, China)

Abstract: A 10 kW_{th}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 reactor (air reactor and fuel reactor) for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was designed and built. The experiments on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biomass (sawdust) with NiO/Al₂O₃ oxygen carrier were performed in this reactor. The effects of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and steam/biomass ratio (S/B) on the gas composition of both fuel reactor and air reactor, combustion efficiency, *etc.*, were discussed.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. With the increase of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, CO₂ content increased, and CH₄ content decreased evidently. CO content increased remarkably with increasing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720—820°C, and reached its maximum at the temperature 820°C, and then decreased remarkably after the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exceeded 820°C. A higher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would contribute to increasing combustion efficiency. With the increase of steam/biomass ratio, CO and CH₄ content increased, CO₂ content and combustion efficiency decreased accordingly. In a total continuous operation time of 100 h, the oxygen

Received date: 2008-12-04.

Corresponding author: Dr. SHEN Laihong, lhshen @seu.edu.cn

Foundation item: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(20590367, 90610016),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(2006CB20030201, 2007CB210208) and the High-tec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(2006AA05Z318).

²⁰⁰⁸⁻¹²⁻⁰⁴ 收到初稿, 2009-04-28 收到修改稿。

联系人:沈来宏。第一作者:吴家桦(1983—),男,博士研究生。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20590367,90610016);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(2006CB20030201, 2007CB210208);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(2006AA05Z318)。

• 2081 •

carrier which was prepared by using impregnation exhibited extremely good oxidation-reduction reactivity and strong recycling ability. It was an ideal oxygen carrier for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biomass.

Key words: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;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s; oxygen carriers; biomass; CO₂ separation

引 言

化学链燃烧是具有 CO₂ 内分离性质的新型燃 烧方式,燃料不直接与空气接触燃烧,而是以载氧 体在两个反应器(空气反应器和燃料反应器)之间 的循环交替反应来实现燃料的燃烧过程;载氧体在 空气中进行氧化反应,将空气中的氧分离出来,然 后与燃料接触,将氧传递到燃料中,进行燃料的无 火焰燃烧,燃料的反应产物只有 CO₂ 和 H₂O (汽),凝结出水,得到高纯 CO₂。与传统燃烧方式 相比,化学链燃烧能以较低的能耗实现 CO₂ 的高 浓度捕集,并同时消除其他污染物的生成排放,是 一种绿色燃烧方式^[1]。串行流化床是在循环流化床 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气固反应装置, 它具有气固之间传热传质效率高、气固反应快速充 分以及固体颗粒混合迅速等优点,是目前世界上公 认的实施化学链燃烧的理想反应器^[2-3]。

载氧体是制约整个化学链燃烧系统的关键因 素,是连接两个反应器的纽带,它既从空气反应器 向燃料反应器送入燃料燃烧所需的氧量,又提供维 持燃料反应器内反应的热量。载氧体除应具有足够 高的氧化-还原速率外,还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; 另外,还应考虑其价廉物美,且对环境无害。目前 主流载氧体包括 Fe、Co、Ni、Cu、Cd、Mn 等金 属的氧化物以及这些金属氧化物与不同比例的团聚 剂(又称为惰性载体)混合制成的颗粒。欧美日等 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以天然气(CH₄)、氢气(H₂) 以及煤气化合成气(CO+H₂+CH₄)为气体燃 料,对上述各种类型的金属载氧体的氧化-还原性 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^[4-9]。结果表明,Ni 基载 氧体反应活性最好,且载氧能力最高,是化学链燃 烧反应理想的载氧体。

自 1983 年德国科学家 Richter 等^[10] 提出化学 链燃烧的概念以来,国内外对该技术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气体燃料上。与气体燃料相比,固体燃料储量 丰富,且价格相对低廉,尤其对于生物质,它具有 可再生、低污染、分布广泛等优点,故将化学链燃 烧技术应用在生物质燃料上,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 生物质利用方式。然而由于技术原因(例如高性能 载氧体的制备,载氧体与固体燃料残渣的分离,未 反应燃料的循环利用以及燃料中污染物与载氧体的 复杂反应等),固体燃料化学链燃烧技术仅处于初 步研究阶段^[11-16]。此外,目前的研究工作多在热 重分析仪、小型固定床和流化床上进行,这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模拟化学链燃烧过程。因此,有必要建 立化学链燃烧反应器系统(即串行流化床),一方 面对固体燃料化学链燃烧技术的工业可行性进行验 证;另一方面,对长时间连续运行条件下载氧体的 各种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进行研究。

本文建立了 10 kW_{th}级串行流化床化学链燃烧 反应器系统,以 NiO/Al₂O₃ 为载氧体,就燃料反 应器温度(T)、水蒸气/生物质比率(S/B)对生 物质化学链燃烧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,其 成果对固体燃料化学链燃烧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。

1 生物质化学链燃烧技术

生物质化学链燃烧分离 CO₂ 原理如图 1 所示。 从燃料反应器底部加入床内的生物质原料与经空气 反应器内生成的高温 NiO 颗粒剧烈混合,发生强 烈的热量交换,使得刚进入反应器的生物质颗粒瞬 间加热到床内温度,发生热解、挥发分析出,进行 生物质气化反应:

biomass \longrightarrow char + tar + gases(H₂, CO, CO₂, CH₄, C_nH_m) (1)

$$C + H_2 O \longrightarrow CO + H_2 + 131.5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$
(2)

$$C + CO_2 \longrightarrow 2CO + 160.5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$
(3)

 $\mathrm{CO} + \mathrm{H}_{2}\mathrm{O} \longrightarrow \mathrm{CO}_{2} + \mathrm{H}_{2} - 41.0 \text{ kJ} \cdot \mathrm{mol}^{-1} \qquad (4)$

 $CH_4 + H_2 O \longrightarrow CO + 3H_2 + 206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 (5)

 $tar + H_2 O \longrightarrow gases(H_2, CO, CO_2, CH_4)$ (6)

在气化反应进行的同时,反应器内 NiO 颗粒 与气化产物(CO、H₂、CH₄等)以及焦炭颗粒进 行反应:

$$CO + NiO \longrightarrow Ni + CO_2 - 42.38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$
 (7)

$$H_2 + NiO \longrightarrow Ni + H_2O - 2.125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$
 (8)

 $CH_4 + 4NiO \longrightarrow 4Ni + CO_2 + 2H_2O + 156.5 \text{ 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$ (9)

2082

2NiO+C→2Ni+CO₂+75.2 kJ·mol⁻¹ (10) 反应气相产物主要为CO₂和H₂O(汽),其中的一 部分又会被引回至反应器底部,以作为反应器的流 化介质、生物质的气化介质以及输送介质。还原反 应的存在既维持了燃料反应器中气化介质 CO₂和 H₂O(汽)的较高分压,同时又降低了气化产物的 浓度,有利于气化过程向正反应方向移动,被还原 的单质金属 Ni 还可作为催化剂来加快气化反应速 率。此外,与金属载氧体相比,生物质中的灰分很 轻,漂浮在床层上面,可直接被气流携带出燃料反 应器。



with NiO based oxygen carriers

燃料反应器内被还原后的单质金属 Ni 经返料 管返回空气反应器。空气反应器采用空气流化,单 质金属 Ni 和空气进行氧化反应,完成 NiO 的再生

Ni+0.5O₂ → NiO-240.6 kJ·mol⁻¹ (11) 反应释放出的热量被 NiO 颗粒吸收,高温 NiO 颗 粒被气流携带进入旋风分离器,经旋风分离器分离 下来的 NiO 通过下料管再进入燃料反应器内,为 生物质气化反应以及载氧体还原反应提供热源。

2 试验部分

2.1 试验装置

基于串行流化床气固流动特性的冷态试验结 果^[17],本文设计并建立了10kW_{th}级串行流化床化 学链燃烧反应器系统,见图2。该系统由循环流化 床(空气反应器)、旋风分离器和喷动床(燃料反 应器)串联组成,其中循环流化床内径 *4*50 mm, 高度2000 mm;喷动床横截面积40 mm×230 mm, 高度1500 mm,夹角60°,底部喷口内径 *4*20 mm。



图 2 10 kW_{th}级串行流化床生物质化学链 燃烧系统示意图

Fig. 2 Configuration for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biomass in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s
1—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(air reactor); 2—cyclone;
3—spouting bed (fuel reactor); 4—downcomer;
5—orifice pipe; 6—clapboard; 7—fan; 8—micro water pump; 9—stream generator; 10—feeder;
11—storage hopper; 12—CO₂ bottle

在国内外现有串行流化床中,燃料反应器均为鼓泡 流化床,固体燃料从反应器上部进入床内;而本文 是以喷动床(实际流型为射流床,详见文献「17]) 作为燃料反应器,固体燃料从喷动床底部喷口进入 床内,如此变化所带来的好处是:固体燃料进入燃 料反应器的方向与载氧体正好相反,这有助于燃料 颗粒与高温载氧体颗粒充分接触, 使得燃料一旦进 入反应器,瞬间即被加热到床内温度,并立刻进行 气化反应; 喷动床内颗粒内循环流场的存在使得燃 料在床内有着更为合理的分布,加之燃料是从床层 底部进入床内的, 故燃料颗粒在床内有较长的停留 时间,这将有利于气化反应以及还原反应的充分进 行;喷动床底部高速射流的存在能有效防止鼓泡流 化床中通常所出现的颗粒结块(黏结)问题。此 外,在喷动床物料循环溢流口处加装一隔板,形成 内置气体隔离器, 该隔离器能有效地阻止循环流化 床内气体混入喷动床,从而避免了燃料反应器气体 产物被空气反应器中 N₂ 稀释,而下料管内料封的 存在也能阻止喷动床内气体由下料管混入循环流化 床。隔板的加入还使得喷动床内密相床层高度不受 物料循环溢流口高度的限制,燃料反应器有较高的 密相床层,反应器内各项反应均能充分进行。

本文对循环流化床进行电加热保温,对喷动床 进行电加热控温,以调节燃料反应器温度。生物质 原料装在料斗里面,采用 CO₂ 作为气力输送介质, 通过螺旋进料器将原料从喷动床底部喷口连续地送 入床内,进料器的给料速率可由调速器控制, CO₂ 流量由浮子流量计来控制。由微型水泵输送的纯净 水进入蒸汽发生器, 所产生的蒸汽作为气化剂进入 喷动床内,蒸汽温度为300℃,压力为0.3 MPa, 通过改变微型水泵的转子频率,可精确调节蒸汽流 量的大小。由罗兹风机提供的空气作为流化风,在 未经预热的情况下,进入循环流化床底部风室,从 布风板上风帽小孔进入床内。循环流化床以及喷动 床出口气体首先进入水冷凝器除去水,然后进入过 滤器进行飞灰捕集。每个试验工况在稳定运行1h 后,从气体取样旁路抽取第一次气体样品,随后每 隔 30 min 取一次样, 共取样 5 次, 气样成分通过 色谱分析仪 (氦气作载气) 来测定, 试验结果取平 均值。另外,在沿循环流化床和喷动床高度方向上 各安装了4个测温、测压点,通过计算机在线监测 床内温度、压力的变化,从而调控系统内的流化 状态。

2.2 试验床料和原料

试验床料为 Ni 基载氧体,质量组成为 35.0% 的 NiO 和 65.0%的 Al₂O₃。该载氧体采用共沉淀 法制备,为提高其机械强度,在 1100℃下于马弗 炉中煅烧 3 h 后,进行破碎和筛分,所选用的颗粒 粒径为 200~400 μ m,堆积密度为 1368 kg•m⁻³, 常压下的临界流化风速为 0.28 m•s⁻¹ (空气), 属于 B 类 Geldart 颗粒。试验所用载氧体床料量为 11 kg。

试验原料为江苏省某地区的松木锯末,粒度为 0.6~0.9 mm,其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 生物质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Table 1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is of biomass

Proximate analysis/ %				Ultimate analysis/%					LHV
W _{ar}	FC_{ar}	V_{ar}	A_{ar}	Car	H_{ar}	O_{ar}	N_{ar}	S_{ar}	$/MJ \cdot kg^{-1}$
7.89	14.77	75.78	1.56	40.06	5.61	43.88	0.90	0.10	14.47

3 结果分析与讨论

3.1 燃料反应器温度的影响

在试验过程中,保持下列参数不变:生物质进 料量为1.15 kg·h⁻¹,CO₂量为1.3 m³·h⁻¹,水 蒸气量为0.6 kg·h⁻¹,空气量为9.8 m³·h⁻¹, 考察燃料反应器温度对试验结果的影响。

燃料反应器温度对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 (干气体)的影响如图 3 所示。随着温度的提高, CO₂浓度开始变化不大,当温度高于 820℃后,开 始增加,从 820℃时的 95.5%增加到 950℃的 98.0%; CH4 浓度显著下降; CO浓度先增加, 当 温度高于 820℃后,开始迅速降低,而当温度超过 920℃后,基本保持不变。分析其原因:燃料反应 器气体产物中的 CH4 主要来自生物质挥发分热裂 解的产物,由于蒸汽重整反应式(5)以及还原反 应式(9)均为吸热反应,温度升高有利于反应的 进行,故随温度的提高,CH4浓度逐渐减小。当 燃料反应器温度较低时,反应器内密相区下部生物 质气化反应速率较慢,热解产生的半焦颗粒多集中 在密相区上部,甚至在床层表面才进行气化反应, 受到下料管下料深度的影响,在这些区域内,没有 足够的新鲜载氧体与半焦气化产物进行还原反应, 并且这些区域内的气化产物在反应器内停留时间也 很短,无法与载氧体充分接触。而半焦气化过程中 的两个主要反应式(2)和式(3)均为吸热反应, 温度升高对气化过程有利。因此,在升温初期, CO浓度不断上升,而CH₄浓度逐步降低,使得 CO₂浓度变化不大。当温度超过 820℃后, 生物质 在反应器内密相区下部的气化反应速率会有明显的 提升,更多半焦颗粒在该区域内即能进行气化反 应,其产物立即与周围的新鲜载氧体进行还原反 应,相应地,在密相区上部的进行气化半焦量就会 减少。此时,载氧体所提供的氧量能够满足还原反 应的需求,而气化产物在反应器内的停留时间也有 所增加,还原反应能够充分进行。故当温度超过 820℃后, CO浓度随温度升高而迅速降低, CH4 浓度也会进一步地减小,从而导致 CO2 浓度增大。 此外,在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中只检测到极少量 H_2 ,其浓度在 0.01% ~ 0.05%,这表明 H_2 与 NiO的反应活性要高于 CO 以及 CH₄。

图 4 给出燃料反应器温度对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的影响。随着温度的升高,O₂ 浓度不断降











低,N₂ 浓度不断上升;CO₂ 浓度先减小,当温度 高于 820℃后,开始增大。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的 CO₂ 由两部分组成:从燃料反应器串混进入空 气反应器的 CO₂ 以及燃料反应器内未完全气化的 半焦被载氧体携带进入空气反应器进行燃烧反应所 产生的 CO₂。

燃烧效率是衡量化学链燃烧效果的重要指标, 其定义为

$$\eta_{\rm c} = \left(1 - \frac{Q_{\rm g}}{M_{\rm b}} + \frac{Q_{\rm c}}{q_{\rm b}}\right) \times 100\%$$
 (12)

$$Q_{\rm g} = M_{\rm g} q_{\rm g} \tag{13}$$

$$Q_{\rm c} = M_{\rm f} F_{\rm c} q_{\rm c} \tag{14}$$

式中 η_c 为燃烧效率,%; Q_g 为燃料反应器出口可 燃气体 (CO、CH₄ 和 H₂)的未完全燃烧热损失, MJ・h⁻¹; Q_c 为燃料反应器出口飞灰中半焦的未 完全燃烧热损失, MJ・h⁻¹; M_b 为生物质进料量, kg・h⁻¹; q_b 为生物质热值, MJ・kg⁻¹; M_g 为可 燃气体流量, $m^3 \cdot h^{-1}$; q_g 为可燃气体的热值, MJ · m^{-3} ; M_i 为飞灰流量, kg · h^{-1} ; F_c 为飞灰 含碳量, %; q_c 为半焦的热值, MJ · kg⁻¹。

在生物质化学链燃烧过程中,燃料反应器内生 物质热解所产生的半焦一部分随载氧体进入空气反 应器,进行燃烧反应;另一部分则留在燃料反应器 内,进行气化反应。反应产生的灰分以及少量未反 应的半焦颗粒主要从燃料反应器排出。在试验结束 后,对燃料反应器出口飞灰进行了残碳分析,所测 得的飞灰含碳量很小(5%~10%),且飞灰流量也 很低(0.03 kg • h⁻¹左右)。这表明在整个化学链 燃烧过程中,未反应的半焦量很少,绝大多数半焦 转换成为气体产物。在此情况下,Q。成为影响燃 烧效率的最主要因素。从图 5 中可以看到,随着燃 料反应器温度的提高,燃烧效率逐渐增大,从 720℃时的 86.0%增加到 950℃的 95.2%,这是因 为较高的反应器温度有助于降低燃料反应器出口可 燃气体的浓度。但是,要让生物质气化产物完全转 换为 CO₂ 和 H₂O, 这是难以实现的, 燃料反应器 出口气体中总会含有少量的 CO、CH₄ 等可燃成 分。这是因为,在任何工况条件下,都会有部分半 焦颗粒在反应器床层上部或表面进行气化反应,其 产物无法被充分转换,燃烧效率受此限制,也不可 能达到 100%。此外,对于某些金属载氧体(如 NiO、CuO等)而言,与气体燃料所进行的还原反 应也有自身的热力学平衡限制[18]。

以上试验结果表明,燃料反应器温度的提高使 得反应器内生物质气化反应速率加快,气化所耗时 间缩短,气化产物与载氧体的还原反应能够充分进



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biomass

行。这将造成燃料反应器内载氧体的失氧量增多, 相应地,空气反应器内载氧体用于再生的耗氧量也 会增大,空气反应器内氧化反应将进行得更加剧 烈,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热量,最终导致空气反应器 温度在没有任何辅助升温措施的情况下,自动升 高,两个反应器温度对应关系如图6所示。空气反 应器温度的提高会导致反应器内流化速度迅速增 大,而空气反应器内流化风是系统内载氧体颗粒循 环的驱动力^[19],载氧体循环速率随着流化风速的 增加而逐渐加大,载氧体的载氧流量和载热流量也 会相应提高,以维持燃料反应器内各项反应的正常 进行。但是,载氧体循环速率的提高,一方面会使 得从燃料反应器被载氧体带入空气反应器参与燃烧 反应的半焦量增多,使得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₂浓度增加(见图4);另一方面,还将造成载





图 7 燃料反应器温度对载氧体循环速率的影响 Fig. 7 Effect of fuel reactor temperature on circulation rate of oxygen carriers

氧体在两个反应器内停留时间变短,载氧体的氧化-还原反应无法充分进行,从而抑制了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浓度的进一步降低。图7给出了燃料反应器温度对载氧体循环速率的影响,载氧体循环速率的大小可用 Berguerand 等^[20]给出的循环指数来表征

$$CI = \Delta P_{AR,out} F_{AR,out} \frac{T_{AR} + 273}{273}$$
(15)

式中 CI 为载氧体颗粒循环指数, kPa・L・ min⁻¹; $\Delta P_{AR,out}$ 为空气反应器出口床层压差, kPa; $F_{AR,out}$ 为空气反应器出口气体速度, L・ min⁻¹; T_{AR} 为空气反应器温度。

3.2 S/B 的影响

保持燃料反应器温度为 870℃, 生物质进料量 为 1.15 kg • h⁻¹, CO₂ 量为 1.3 m³ • h⁻¹, 空气量 为 9.8 m³ • h⁻¹, 改变蒸汽量, 考察 S/B 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。

S/B 对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(干气体)的 影响如图 8 所示。与燃料反应器温度相比,S/B 的 影响较小:随着 S/B 的增加,燃料反应器气体产 物中 CO和 CH₄ 浓度开始变化不大,但当 S/B 超 过 1.0 后,继续加大蒸汽量,CO和 CH₄ 浓度均会 有所增加,相应地,CO₂ 浓度就会降低。分析其 原因,蒸汽量的增多使得燃料反应器内流化速度增 大,这将导致气化产物在反应器内的停留时间变 短,还原反应无法充分进行,尤其当 S/B 超过 1.0 以后,反应器内床层波动更加剧烈,不断有大气泡 产生,有相当一部分 CO和 CH₄存在于气泡内, 不与周围的载氧体接触,气泡以较高的速度冲破床 层,在床层表面破裂,释放出 CO和 CH₄。



Fig. 8 Effect of S/B on gas composition of fuel reactor

图 9 显示了 S/B 对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 (干气体) 的影响。随着 S/B 的增大,空气反应器 气体产物中 CO₂ 浓度降低,O₂ 浓度上升。这是因 为蒸汽量的增多有助于燃料反应器内气化反应平衡 向正方向移动,使得更多半焦颗粒参与气化反应, 相应地,进入空气反应器参与燃烧反应的半焦量就 会减少,从而导致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₂ 浓 度降低,O₂ 浓度增加。

• 2086 ·

S/B的试验结果表明,尽管蒸汽量的增多有利 于燃料反应器内气化过程的进行,但过多蒸汽的加 入也会造成反应器操作气速过高,导致气化产物无 法与载氧体充分接触,最终使得反应器出口可燃气 体的浓度增加,燃烧效率降低(见图 10)。



图 9 S/B 对空气反应器气体产物组成的影响

Fig. 9 Effect of S/B on gas composition of air reactor







3.3 载氧体反应前后性能分析

本文对 NiO/Al₂O₃ 载氧体在反应前后的样品 分别做了 SEM (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) 形 貌和 BET (Brunauer-Emmett-Teller) 比表面积分 析,结果分别见图 11 和表 2。对于反应后的载氧 体,颗粒表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烧结现象,导致其 BET 比表面积和孔容较反应前均有所减小,这将 对载氧体的反应活性产生负面影响。但在 100 h 的 连续试验过程中(载氧体的循环次数约为4600 次),该载氧体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反应活性,这是 因为:一方面在循环反应热应力的作用下,载氧体 颗粒发生裂解,使得颗粒表面的晶粒尺寸缩小,大 晶粒(粒径在1000 nm 左右)转变为小晶粒(粒 径在 200~400 nm), 而该粒径下的小晶粒可直接 参与化学反应,从而提高了载氧体的反应活性; 另一方面,反应后载氧体的比表面积、孔容仍然 足够大,且平均孔径还有所增加,载氧体仍然表 现为多孔结构。此外,在经过长时间循环流动、 交替反应后,载氧体颗粒之间并未出现任何烧结 现象。



(a) fresh oxygen carriers



图 11 载氧体反应前后的 SEM 照片 Fig. 11 SEM image of fresh and used oxygen carriers

• 2087 •

表 2 载氧体 BET 分析 Table 2 BET analysis of oxygen carriers

Oxygen	Specific surface	Volume inside	Average pore	
carriers	area/m ² • g^{-1}	pore/cm ³ \cdot g ⁻¹	size/nm	
fresh sample	50.81	0.18	11.85	
used sample	25.23	0.11	13.45	

在试验过程中,由于载氧体颗粒的磨损或破碎,会产生部分细微颗粒,而这些细小的载氧体颗粒有可能被流化风带出反应器,尤其对于空气反应器而言,反应器内流化风速较高,且还存在旋风分离器的分离效率问题。因此,本文在空气反应器出口装有过滤装置,对离开系统的载氧体微粒进行捕集,以防止其进入大气而造成环境污染。在试验结束后,对过滤器中所捕集到的载氧体微粒(粒径<90 μm)进行了称重,载氧体的损失量为0.32 kg,其损失率为0.03%・h⁻¹。

4 结 论

第8期

本文设计并建立了 10 kW_{th}级串行流化床化学 链燃烧反应器系统,以 NiO/Al₂O₃ 为载氧体,在 该系统上进行生物质化学链燃烧分离 CO₂ 的试验 研究,探讨了燃料反应器温度 T、水蒸气/生物质 比率 S/B 对两个反应器(空气反应器和燃料反应 器)气体产物组成以及燃烧效率的影响,得到如下 结论。

(1) 与串行流化床中所进行的 Fe 基载氧体 (Fe₂O₃ 和钛铁矿) 固体燃料化学链燃烧试验结 果^[20-22]相比,采用共沉淀法制备的 NiO/Al₂O₃ 载 氧体展现出良好的氧化-还原性能和较强的持续循 环能力,是较为适宜的生物质化学链燃烧的载 氧体。

(2)燃料反应器温度是影响生物质化学链燃烧 过程的重要因素,随着温度的提高,燃料反应器气 体产物中 CO₂浓度不断上升,CH₄浓度显著下降, CO浓度先升高而后降低。较高的反应器温度有助 于增大燃烧效率。

(3)随着 S/B 的增加,燃料反应器气体产物中 CO和 CH4 浓度均会增大,CO2 浓度以及燃烧效率有所降低。

(4) 串行流化床生物质化学链燃烧系统可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行。空气反应器内气体不会串混至燃料反应器,该技术能够稳定连续地从燃料反应器获得不含 N₂ 的高浓度 CO₂ 气体。在试验阶段获得的

最高 燃 烧 效 率 为 95.2%, 载 氧 体 的 损 失 率 为 $0.03\% \cdot h^{-1}$ 。

References

- [1] Anders Lyngfelt, Bo Leckner, Tobias Mattisson. A fluidized-bed combustion process with inherent CO₂ separation: application of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*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*, 2001, 56: 3101-3113
- Snieders F F, Hoffmann A C, Chessman D, et al. The dynamics of large particles in a four-compartment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. Powder Technology, 1999, 101 (3): 229-239
- [3] Johansson E, Lyngfelt A, Mattisson T, Johnsson F. Gas leakage measurements in a cold model of an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 for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*Powder Technology*, 2003, **134**: 210-217
- [4] Cho P, Mattisson T, Lyngfelt A. Comparison of iron-, nickel-, copper- and manganese-based oxygen carriers for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*Fuel*, 2004, 83: 1215-1225
- Zafar Q, Mattisson T, Gevert B. Redox investigation of some oxides of transition-state metals Ni, Cu, Fe, and Mn supported on SiO₂ and MgAl₂O₄. *Energy and Fuels*, 2006, 20: 34-44
- [6] Alberto Abad, Juan Adanez, Francisco Garia-Labiano, et al. Mapping of the range of operational conditions for Cu-, Fe-, and Ni-based oxygen carriers in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, 2007, 62: 533-549
- Wolf J, Anheden M, Yan J Y. Comparison of nickel- and iron-based oxygen carrier in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 for CO₂ capture in power generation. *Fuel*, 2005, 84: 993-1006
- [8] de Diego L F, García-Labiano F, Adánez J, et al. Development of Cu-based oxygen carriers for chemicallooping combustion. Fuel, 2004, 83: 1749-1757
- [9] Lyngfelt A, Kronberger B, Adanez J, Morin J A, Hust P. Development of oxygen carrier particles for chemicallooping combustion,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a 10 kW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or//Proceedings of 7th Int. Conf. Greenhouse Gas Control Technology. Vancouver, 2004
- [10] Richter H, Knoche K. Reversibility of combustion process. ACS Symp. Ser., 1983, 235: 71-86
- [11] Mattisson T, Lyngfelt A, Cho P. The use of iron oxide as an oxygen carrier in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 of methane with inherent separation of CO₂. *Fuel*, 2001, 80: 1953-1962
- [12] Tobias Mattisson, Francisco Garia-Labiano, Bernhard Kronberger, et al.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 using syngas as fuel. Greenhouse Gas Control, 2007, 1: 158-169
- [13] Cao Y, Pan W P. Investigation of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by solid fuels (I): Process analysis. *Energy* & Fuels, 2006, 20 (5): 1836-1844

- 2088 •
- [14] Cao Y, Casenas B, Pan W P. Investigation of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by solid fuels ([]): Redox reaction kinetics and product characterization with coal, biomass, and solid waste as solid fuels and CuO as an oxygen carrier. *Energy & Fuels*, 2006, **20** (5): 1845-1854
- [15] Henrik Leion, Tobias Mattisson, Anders Lyngfelt. Solids fuels in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Greenhouse Gas Control, 2008, 2: 180-193
- [16] Gao Zhengping (高正平), Shen Laihong (沈来宏), Xiao Jun (肖军).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of coal based on NiO oxygen carrier.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(China)(化工学报), 2008, 59 (5): 1243-1250
- [17] Wu Jiahua (吴家桦), Shen Laihong (沈来宏), Xiao Jun (肖 军), Lu Haiyong (卢海勇). Hydrodynamics of interconnected fluidized beds for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(China)(化工学报), 2007, 58 (11): 2754-2758

- [18] Qamar Zafar, Alberto Abad, Tobias Mattison, et al. Reaction kinetics of freeze-granulated NiO/MgAl₂O₄ oxygen carrier particles for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. Energy & Fuels, 2007, 21: 610-618
- [19] Eva Johansson, Tobias Mattisson, Anders Lyngfelt, Hilmer Thunman. A 300W laboratory reactor system for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 with particle circulation. *Fuel*, 2006, 85 (10/11): 1428-1438
- [20] Nicolas Berguerand, Anders Lyngfelt.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a 10 kW_{th}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or for solid fuels testing with South African coal. *Fuel*, 87: 2713-2726
- [21] Shen Laihong, Wu Jiahua, Xiao Jun, Song Qilei, Xiao Rui.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ion of biomass in a 10 kW_{th} reactor with iron oxide as an oxygen carrier. *Energy & Fuels*, 2009, in press
- [22] Nicolas Berguerand, Anders Lyngfelt. The use of petroleum coke as fuel in a 10 kW_{th} chemical-looping combustor. Greenhouse Gas Control, 2008, 2: 169-179